

壞鞋子舞蹈劇場 Bare Feet Dance Theater

聽說
河邊有
派對

聽說
河邊有
派對

春泥

常民舞蹈創作計畫
SINCE 2016

派對

輕食x微醺
音樂DJx舞蹈影像
群眾派對x私演交流

2019/10/06
18:00

in 半島體創作基地

活動票券請搜尋：嘖嘖募資平台



聽說
河邊有
派對



「春泥—常民舞蹈創作計畫」

「春泥—常民在地舞蹈劇場」計畫自2016年開始運轉，以「人人都能跳舞」作為實踐精神，邀請常民舞者在一連串的工作坊、身體訓練的安排下，由自己的生活與生命經驗發展集體舞作。

常民舞者在一連串的工作坊、身體訓練的安排下，由自己的生活與生命經驗發展集體舞作，我們藉此探索常民的身體質地、思維狀態，加以省思、發現劇場行於生活的本質，並開創臺灣在地舞蹈劇場的可能與想像。本計畫已進展自第四年(2016—2019)至今已舉辦 21 場素人工作坊、7 場講座、8 場演出呈現，總參與人次超過1600 人。

「壞鞋子舞蹈劇場」

壞鞋子舞蹈劇場首演於2014年，以「台灣在地」傳統文化、儀式、語言、習俗、飲食、性格、氣候等面向作為藝術創作和思考的核心；透過在地創作、田野實踐、藝術推廣與教育等方式，深入探索土地與身體的關係，意圖尋回人之於土地深刻的連結和情感。

從自身的文化出發，壞鞋子全員自舞團創立開始，長期在臺灣各地透過「田野調查」進行「當代舞蹈身體研究」的工作，希望藉由實質的接觸與參與，真實的感受人文的精神與土地的力量，而能從中淬鍊屬於我們文化，具當代視野、獨特的身體動能系統。

壞鞋子目前已經製作5部完整規模的藝術作品，作品曾入圍「台新藝術獎」決選、入選「松菸lab新主藝」年度作品，籌辦115場邀演共製和藝術節活動，辦理142場工作坊與講座，觀賞壞鞋子演出和參與相關活動觀眾達12,000人次。

壞鞋子為2019年國藝會赴日參與「橫濱國際表演藝術大會(TPAM)」演出代表團隊，並為2019年國藝會年度獎助專案獲補團隊、2019年台北市文化局創意前期發展專案獲補團隊。

黃鼎云

出生於臺中、臺灣。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現為「明和日合製作所」共同創作。

近期作品：

2019 TIFA 台灣國際劇場藝術節《半山》

2018 台北當代文化實驗場「再基地」《林愛國計畫》、台北市立美術館王大

2018 臺北藝術節《山高流水之空中》(共同創作：柯智豪)

林宜瑾

1983年生於雲林，藉由長期深入貼近自身的文化進行田野調查，培養自己編舞的視野，並以劇場作為媒介進行當代藝術的轉化與再創造，意圖建構具獨特個人風格的身體方法。

近期作品：

2019 壞鞋子年度製作《渺生》

2019 日本橫濱TPAM—國藝會ARTWAVE代表團隊，編舞作品《虹king》

2018 衛武營開幕季《彩虹的盡頭》再製版

2018台北表演藝術中心「亞當計畫—新作探索」藝術家

「製作團隊」

編舞 | 林宜瑾

編導 | 黃鼎云

影像 | 陳冠宇

表演者 | 章光榮、陳嫻如、楊靜芳、洪玉珊

沈宥如、翁秋圓、卓繁榛、曾筱雯

林凌峰、程素真、黃哲慧、吳國光

林珮汝、李南媛、陳群亮、黃大勇

影像後製 | 陳祺欣

排練指導 | 廖育伶

空間設計 | 陳嘉微

音樂設計 | 李慈湄

服裝顧問 | 蔡浩天

燈光設計 | 林健平

平面設計 | 張智傑

製作人 | 林志洋

執行製作 | 蕭藝萱

影像紀錄 | 劉晏綺

贊助單位 | 國藝會

合作單位 | 明基亞太有限公司

商展整合



黃鼎云

《聽說河邊有派對》—人人都能跳舞，人人都在跳舞



我們在派對的現場往往是經歷一個去身份化的。偶然的相遇下，你是誰？你從哪裡來？其實不見得那麼重要，每個人都透過自己的身姿言談試圖在派對都試著表現出最迷人的一面，透過「表演」展現出最討人喜歡的一面。我們暫時擱置了自己的身份與現實生活的困擾、煩惱，在酒精與音樂的催化下，成就了一個瞬間美好且迷人的自己，這是「日常生活裡的表演」。你在看著別人時，別人也在看著你，派對是個讓個體與個體距離能快速拉近的現場，當我們在身體上漸漸親近了，彷彿心也漸漸靠近了。

本次派對空間有兩層。上層是派對的現場，所有人都試著表現出自己迷人的一面，唯一不同的是表演者精心準備了關於他們自身的故事。但只有當兩人投緣時，表演者才會邀請你進到他的私密空間進行親密互動。換個角度說，觀眾需要「吸引」表演者的注意才能開始互動。下層則是「舞蹈影像裝置」，我們由這些表演者的日常獨處經驗出發，思考他們與親密物件的身體經驗，這些影像被置放在昏暗的廠房裡，如同他們未展現出的房間裡的身體，所有私密的獨白與物件的舞動構築著個體的存在，彷彿隱隱約約地等待著派對的到來。同時，在影像展場裡，即時攝影轉播著上層的派對現場，所有人的身體都成為這舞蹈影像的內涵。舞蹈可以是什麼？欣賞舞蹈又是指什麼？觀眾們自由地穿梭在不同的樓層，時而作為表演者、參與者，時而又成了旁觀者、等待者。

派對的經驗也是一連串偶發凝結而成的共時經驗，每個人都沈浸在派對的氛圍下體驗著屬於自己的特殊過程，同時你或多或少得為這瞬間風景貢獻些汗水與樂趣。邁入第四年的「春泥計畫—常民舞蹈劇場」，我們試著詢問「人人都能跳舞」的宣言在派對裡，或許不僅僅是關於專業與非專業的舞蹈對話，它更可以是思考舞蹈與表演如何在生活存在裡的證據，也是情境下所有身體的群聚共感與即興創作。我們在派對裡社交、舞動、調情、獵豔，其實也都是表演自己、扮演自己。這些表演者想邀請觀眾一起跳舞直到不再評價表演者的「舞技」，也不用帶著距離去觀賞素樸身體的奇觀，近一步地也想誘惑著觀眾渴望期待成為表演者，盡情地展現自己最迷人的一面。那一刻，在「人人都能跳舞」的派對裡，其實早就「人人都在跳舞」。

林宜瑾

「春泥」至今已來到第四年，每年都是戰戰兢兢地度過，今年也不例外。戰戰兢兢有許多原因，最重要的一個是因為我對於舞蹈、對於何謂「專業」有很大的疑惑，這世界上應該要有非常多的身體樣貌呀，我認為好看就足以與專業媲美了，而好看就是我會感受到表演者與我有心的悸動，舞團在田調牽亡歌陣與北管團時看見那些人，或許帶一些生澀與粗獷感，但心的悸動是騙不了人的，他們舞出的動作好看極了！那時我就在思考，為什麼他們會這麼好看？我要怎麼找出那樣的狀態？當舞蹈不只是動作的模仿與延續，我能做的還有什麼？我要如何讓他們相信他們是好看的？

因此「春泥」開始了，要如何做？我不知道。一開始我清楚知道這不是社區劇場、不是療癒劇場，或許它會帶來一些這樣的效果，但不是我的初衷。我知道我想要看見每個獨特的身體，如何因為個性、背景、經驗而產生出不同的身體樣貌。這很難，像是我出了一道巨大的功課給所有的表演者以及我自己，尤其當每個人所處位置的不同，想挖掘自己、面對自己的動力不同，所產生的合作關係也就不同，我非常佩服參與過「春泥」的所有人，他們是抱著如此的勇氣來與我們共同創造的。同時我也感謝這四年的表演者能如此信任，讓我看見好多深厚的靈魂，看見舞蹈的各種面向。

每年我們都會邀請不同的導演/戲劇指導一起創作，今年邀請到鼎云，原本打算製作一部舞蹈影像到現在的派對，我們經歷了高潮迭起的內外事件，許多的討論會議，「聽說河邊有派對」這樣的形式也不知不覺地冒出來，要演出的前一週，我們還在問到底是誰把這件事情搞這麼大。跟鼎云合作非常過癮，因為他比我還要天馬行空，思考的範圍似乎沒有疆界，有時我腦筋已經停止轉動了他還一路暢言，這對於還在親餵的媽媽來說真的是既痛快又疲累呀。因為如此我也竟開始清晰了對舞蹈的想像，開始理解為什麼在這樣的時間點會提出「人人都能舞蹈」這樣原本就應該成立的話語。在跟素人表演者討論舞蹈的時候，幾乎每個人都可以說出很美的句子，「呼吸就是舞蹈」、「舞蹈是一種流動狀態」、「不是屬於特定人物的事情」……，但是當要真正開始舞蹈的時候，就會有很多的好與壞、對與錯、線條與力道、專業與不專業的包袱出現，舞動出來的樣子也會是屬於印象中“好看的”身體。究竟我們在時間的那一個軸線開始對舞蹈產生這樣的自我設限，我們與身體之間何時開始變得有距離？

因為這些提問讓每次的製作都有一些挑戰與突破，也是我們持續前進的動力，或許到了某一天，我們發現了答案而不再前進了...，有可能嗎？





林凌峰

我希望多來點刺激的。我喜歡非常感性的舞。【舞蹈如果還有所顧忌，肯定跳不好】。我們在別人面前跳舞時都缺乏安全感。我們在做動作的時候，如果有人在看，我們會擔心，怕不好看，很在意別人的眼光，而不是自己的感覺。那是因為缺乏安全感的緣故。對周遭環境感覺不夠安全，總是懷疑別人以異樣的眼光看你。很在意別人的看法。不敢對別人說話。不知道要說什麼話。時間就耽擱在那裡，人就耽擱在那裡。人的時間／生命／幸福就這樣耽擱在關係裡，因為當初做了一個後來才知道錯的決定。【派對／能夠裝瘋賣傻喝到爛醉的我最大】。能夠做到忘我的我最大。終於變成宇宙的中心。沒有不安全感，沒有非我，沒有我。沒有自信，也沒有沒自信，只剩下一種純粹意識。不管動或不動，這就是舞蹈。



黃哲慧

正在用心/生活的人

滿滿的幸運和感恩
從春泥3到春泥4，春泥在進化我也跟著進化和經歷，Why dance? What's dance? 直白呈現還是給思考空間?
透過排練更看見自己、看見別人，從會跳舞、到不會跳舞、又跳舞，舞蹈也是自己對生命的了解，更清楚也更不清楚自己了，但我知道我的心和身體越來越接近，記得回到初心和源頭問自己Why Why Why



楊靜芳

幼教老師

幼兒園是什麼模樣?就是生活，所有與生活相干的事，都可以發生在教室。
所以我打開心胸擁抱所有的事，帶著愛和孩子一起發現生活的樂趣與美好。
春泥四有許多新的身體經驗，需要將感官打的更開，「一彈指有三十二億百千念，念念成形」，如果能在彼此的呼吸間感受到其中的一個，我想已足夠。



翁秋圓

當初會去春泥二是被宜瑾老師，那句人人都能跳舞的口號給吸引，真的上課後，幾乎每堂課都在期待，到底什麼時候要跳舞?心裡一直很納悶，但就是不敢問，直到春泥二的成果展，我終於有一點點跳舞的橋段，到了春泥四我又有期待，這次應該會有多一點的舞蹈動作吧，呵呵，是有，也是一點點，直到前幾天導演問跳舞是什麼?不是什麼的時候，我當下真的語塞，在回家的途中還在想這個問題，想著想著忽然覺得自己很可笑，跳舞就是，妳開心怎麼跳就怎麼跳，放鬆身心就是一種舞蹈。



沈育如

布行店員/張太太/愛跳舞的媽媽/虎南畫會畫友
數拍子是跳舞，動身體是跳舞，內觀是跳舞，開心動一動是跳舞!
沒有美醜，沒有對錯，每一個人都有他生命過程所形成的樣貌，不帶批評，學習接受，這是在春泥四學習到的，一起來party吧



吳國光

科技公司經理/師兄/重機族/Play backer/催眠師/詩人

春泥甄選時，自我介紹只有一句話：「就一個喜歡唱歌跳舞的人」。到今天還是。喜歡的東西很多，就不喜歡嚴肅。春泥有很多怪怪的人，還好不太嚴肅。



卓榮榛

個性芬精/生活像“多比”/2小童培養中/靈修愛好者/長短腳搖擺步伐移走中

舞蹈是情感延伸，人人都能跳舞。
許多原因使我們逐漸僵化 受困，身體成為靈魂的牢籠。壞鞋子 像是一把鑰匙，打開 這個枷鎖，讓靈魂重新找回掌控權，操作 自由無拘束的肢體。
身體開始流動，也啟動了力量 帶來 蛻變 轉化 和無限可能。
也逐漸影響生活周圍的人，力量慢慢的傳遞出去。

這是集體意識所創造的世界。一切都是頻率，舞蹈就是生命。

洪玉珊

「變」是我在春泥四《聽說河邊有派對》得到的其中1個禮物。



素人的我，沒見過專業攝影棚是什麼？我有被震撼到，原來拍一張吃飯的桌子至少要有5個人，棚內有一個攝影師，一個拉車，一個拉攝影線，另外一個調燈光，棚外有導演、編劇、製作人、助理、服裝設計師..等等。

一個15秒的桌子拍攝，CF拍了無數次，真的有人推著手推車慢慢轉繞圈拍攝的..
從106年參加第一次素人甄選，到今年108年和學姊及學妹一起在本次呈現《聽說河邊有派對》，突破了我對舞台表演的框架，我不是專業舞者，也不是專業演員，在壞鞋子訓練期間，我要學習成為我自己，要先承認成為現在自己的事實，也學習認識自己的身體，身體是自由的，身體是會變的，而我到了快半百，才知道表演藝術是善變的，每一次的排練，團隊的檢討，都是要每一次的變中找到每一個素人的特質。

這次翻轉舞台的表演形式，將舞台變成酒吧，有2個層樓的表演場，有影像、有交流，一個「變」的模式，將開啟更大的舞台創作視野。

還記的老台北的KISS舞廳嗎？有去過的沒去過的，都不重要。
今年，壞鞋子的《聽說河邊有派對》融合舞廳、酒吧、表演、藝術等等，等你來點台哦！

章光榮



你的活動中為什麼是舞蹈？藉由談話瞭解來訪觀眾的心裡狀態，內心在為何起伏？他的內心是在起伏跳動轉變，就像是在舞蹈。
透過對話互動交流，如雙人舞，共感共舞。相互牽引，貼近彼此，關注傾聽彼此，需要一些信任，安全感，培養默契。對談觀眾的體驗看似靜態，確是內在動態的舞動。
舞蹈跟你的關係(故事)。身心的關聯性。動機/過程是什麼？
舞蹈跟自己的當下的狀態有關連，包含身心。學會覺察自己的身體，運用它，它有更多的可能性。
打破自己的慣性動作，希望運用在一人一故事劇場演出時，有意識的運用，肢體有不一以往的多樣化呈現。

曾筱雯 銀行員



某一天突然發現，隔壁同事敲打電腦鍵盤的手很美！那一刻，我的心裡開了一朵小花。
壞鞋子的春泥，教會我遠離頭腦，靠近身體，發現隱身在日常的美麗風景。

林珮汝 居清收納達人/河岸閒熟女



你期待你看到怎樣的表演
你可以想像河邊派對帶給你生活中撞擊出怎樣的火花嗎？
透過一個不一樣的派對得到思維的反轉 讓生活注入一股活水
河岸閒熟女帶你去河岸悠閒地聊聊熟齡話題

陳檸檬 劇場寒冰宮主/旅人



在壞鞋子的時候我常常覺得自己很渺小，所以可以犯錯，可以不知道，可以先不想風險地嘗試探索。

春泥四更是，每次來八里都像是一趟遠離塵囂跳脫常軌的小旅行。而整個排練期間我只收到一個筆記：「再自在一些！」。顛覆過往對舞蹈的想像，只要記得自己喜歡音樂喜歡跳舞就足夠參與。如果你也說話說得累了，一起來跳舞吧！

程素真 護理界的逃兵現為高中老師/想當貴婦卻成了跪婦/學生時期的胖真現在真胖



過了中年，才明白真正的「愛自己」不是向外求，而是關照自己的那份溫柔。舞蹈是最容易取得的免費快樂；內在狀態遠比外觀唯美來的更重要。
參與壞鞋子春泥三、四：春泥三像出道團體養成班：默契培養、感受彼此、形成一體。春泥四則為明星爭霸站：不同期別、相互造就、各自閃耀。
春泥三，是成就；春泥四，是承諾。莫忘初衷。

